



韩尚义 卓忠信

冯玉祥将军在泰山

山东友谊书社

冯玉祥将军在泰山

韩尚义 卓忠信

山东省出版总社泰安分社编

山东友谊书社

二九八八·济南

冯玉祥将军在泰山

韩尚义 卓忠信

* * *

山东友谊书社出版

· 山东省出版总社泰安分社编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泰安师专印刷厂印刷

* * *

1092×787毫米32开本 印张3.58 76.4千字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2000

ISBN7—80551—049—0/I, 10

统一书号: 10511, 10 定价: 1.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翔实材料为依据，描写了冯玉祥将军于1932年到1935年赋居泰山的读书、爱国、爱民、义务办教育的活动。突出而真实地记述了冯玉祥将军的高尚品质，展现了他刚直、豪放、粗犷的性格。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故事性、可读性很强。

该书同时也描写了泰山雄伟壮丽的风光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读来亲切感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汪精卫派夫人陈璧君从南京来泰山劝冯玉祥放弃抗日、投降讲和，被冯玉祥智斗得哭笑不得；拒见国联调查团、巧妙地处理调查团成员李顿丢失手杖等情节，写得生动活泼，把几个人物细枝末节和内在感情的变化写得透彻无余，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我

冯玉祥

九四〇年五月二十日作

平民生	平民活
不讲美	不讲阔
只求为民	只求为国
奋斗不懈	守诚守拙
此志不移	誓死抗倭
尽心尽力	我写我说
咬紧牙关	我便是我
努力努力	一点不错

序 言

冯理达

我怀着欣慰的心情，读了这本书稿。读着它，引起了我对先父冯玉祥的深深怀念，同时也引起我对泰山那段生活往事的回忆。

我是冯玉祥的四女儿。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间，曾跟随父亲两次居住泰山。当时我只有七、八岁。近三年的泰山生活，我永远难以忘怀。那时，父亲冯玉祥、母亲李德全，还有我和弟弟妹妹，先后住在泰山脚下的普照寺、五贤祠两座古庙里，生活比较清苦。父亲来到泰山不久，便拜我党理论家李达及北京、山东许多专家教授为师，每天都在攻读马列著作和《春秋左传》等一类书籍，认真研究历史、探求真理，寻求救国之路。他还广泛接触当地贫民百姓，帮助他们破除封建迷信思想，激发人们抗日救国的激情，多方听取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处处以一个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泰山人民面前。他常说：“我们出身贫苦，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节俭，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老百姓。”他还拿出南京政府给他的本来就很少的费用，创办了十五处武训小学，让泰山上的贫苦子女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逢年过节，他让士兵为群众送粮送肉，赠布赠棉。平时，他还常常为一些贫苦的残疾病人慷慨解囊。

父亲很爱我们。他常带我们到泰山周围的山峰、庙堂和村庄去玩耍，有时还带我们参加劳动，在泰山上植树造林、

种菜栽果等。后来我们才醒悟，父亲这样做的用意，是要我们多接触老百姓，多接触社会，培养我们热爱百姓的好品格。

父亲性格豪放、乐观、豁达，当然有时也怅惘忧愤。那时，我常常看到父亲独自一人坐在山石高处深思。可以看出，他身在泰山，心却在抗日疆场！他在泰山期间，日夜攻读，勤奋学习，由此悟出了“若不信辩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的真理。他还在泰山题了不少词赋，写了不少书。应当说，这一阶段，是父亲对社会时局认识深化，思想升华的关键时刻。前几年，我有幸参加父亲的纪念活动，还看到不少题词石刻完整地保存下来。可见，一个人为国家、为百姓做了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泰山人民为纪念父亲在泰山期间的有益活动，修整了父亲的墓地，在普照寺开办了“冯玉祥在泰山”的展览馆，同时把他与赵望云先生合作的诗配画刻石重新复制起来，立于普照寺之内。更令人告慰的是，韩尚义、卓忠信同志又把父亲在泰山的活动加以搜集整理，运用文学的形式写成了这本内容丰富、事实准确，语言流畅，读来亲切的书。它可以说是父亲在泰山活动的形象概括和生动再现。我觉得，在许多记述、描写父亲生平事迹的各类书册之中，这是一本专门叙述父亲在泰山生活的佳作，很有特色。相信它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我愿借此机会，向养育过我的泰山人民，向一切热情宣传、撰写父亲业绩的同志表示亲切问候、衷心感谢！

1987年7月25日

目 录

冯玉祥诗《我》	(1)
序言	(3)
一、含愤赴泰山	(1)
二、普照寺面试官兵	(7)
三、牢狱请良师	(14)
四、泰山旱龙王	(21)
五、捐资办义学	(31)
六、督修大众桥	(36)
七、智斗女特使	(44)
八、桥头逢故友	(51)
九、闭关戏洋人	(57)
十、出谋寻手杖	(62)
十一、包公祠内比忠奸	(67)
十二、天寒人意暖	(72)
十三、孤儿院贺喜	(81)
十四、元宵赔乡情	(85)
十五、探监教友戒烟	(89)
十六、千古留诗画	(84)
十七、大义救雄杰	(100)
十八、洒泪别乡亲	(107)
后记	(112)

含愤赴泰山

公元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夜。

一列军用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南方。车头射出一道蓝色的光柱，撕破夜纱，留下一串悲愤的呐喊……

包厢车里坐着一位身躯高大的军人。他象一头睡狮，浓密的剑眉下嵌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宽大的额头上演出细微的汗珠，郁闷，悲痛，苦涩，愤慨，一起涌上他的心头。他站起来，又坐下。突然，他的视线触到挂在车壁上的那把军刀。这把指挥刀，有着他的荣誉，有着他的信念，有着他的骄傲。此刻，在他眼里，这却是一种耻辱。他伸出一双粗大的手，轻轻地把军刀摘下来，抚摩着，颤抖着，嘴唇抽搐了几下，两颗晶莹的泪珠滴在刀鞘上……

这位戎马生涯几十年的将军，流泪还是第一次。

汽笛发出一声长鸣，火车跨上黄河大铁桥。车速变得缓慢，车轮发出铿锵铿锵的声音，好象儿子在呜咽着对着黄河母亲倾吐着痛苦，述说着忧愤。

冯玉祥望了一眼滔滔的黄河水，深深叹息一声。他转回头，倚在坐背上，闭上了眼睛。他摆脱不开悲痛思忆的缠绕，往事袭上心头……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三千五百万同胞沦亡在日寇铁蹄之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冯玉祥在南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党国共赴国难，收复失地的主张，没有被蒋介石、汪精卫采纳。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奔波于南京、上海、洛阳之间呼吁救国抗日。

但是，冯玉祥的报国之心难酬，抗日主张无法实现。他失望了。对于他，一位中国人，一位中国军人，一位拥有武装的将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不久，他被迫脱下军装，离开军营，来到泰山隐居，那是在一九三二年三月。

冯玉祥将军住在山脚下的普照寺，他身居泰山，心里却无时无刻不挂念着自己的军队。半年后的一天，终于盼来了张家口的一个客人。

张家口，这是他朝夕翘望思念的地方。那里是北部要塞，是抗日的前哨。那里有抗日的军队，有冯玉祥许多同舟共济过的官兵和朋友。

来人叫吉鸿昌。他与冯玉祥戎马相从十几年，友谊至深。袁世凯任总统的时候，冯玉祥在陆朗斋将军部下任左路第二团团团长，奉命去河南招兵，吉鸿昌就是这次招来的一个精兵。吉鸿昌才智非凡，打仗勇猛顽强，很快被冯玉祥提拔重用。擢升为西北军将领。中原大战失败后，吉鸿昌部被蒋介石收编，派往鄂豫皖“剿共”。吉鸿昌在这期间与共产党人私下接触频繁，拒绝“剿共”。蒋介石撤了他的职，并强令他东渡日本。一九三二年，吉鸿昌秘密回国，从事反蒋抗日活动。这次他来泰山的目的，就是动员冯玉祥重返抗日前线。

冯玉祥见到吉鸿昌，喜出望外，两个铁塔式的巨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向幽静的会客室，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气氛热烈。

吉鸿昌告诉冯玉祥，多伦、沽原、康保，都被日本军占领了，张家口唇亡齿寒。何应钦不但不抗日，反而引狼入室，在塘沽同日本的梅津签定了《何梅协定》。

“丧权辱国，这个败类！”吉鸿昌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忽地站了起来。

对于北方的局势，冯玉祥早已知晓，但他听了吉鸿昌的述说，还是气得脸色发青，额上的青筋鼓了起来。

“狗×的，小日本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汪精卫卖国，蒋介石消极，中国那么多军队不顶用，真丢祖宗的脸！”冯玉祥哆嗦着嘴唇骂着。

吉鸿昌望着冯玉祥的脸，说：“可是到现在，我们中国人还自相残杀。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他顿了一顿，象是试探，又说：“共产党，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只有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才不致使小日本沾便宜！”

冯玉祥从吉鸿昌的谈话里觉察到，这位老部下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位吉鸿昌，他的主张已完全象一个共产党人。他似乎一切都明白了。他心中油然而生起一种敬佩之情，激动地把双手慢慢伸过去，握住吉鸿昌的手说：“老弟，我冯玉祥虽说是行伍出身，见识浅薄，心里可不糊涂。你说得对，共产党可以信赖！”

冯玉祥的猜测是对的。吉鸿昌已经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刻，他不便向冯玉祥明说自己的身份。听了冯玉祥的话，只是微微一笑。

“总司令，小弟这次特来向你表明，我已报定决心，决不开抗日前线，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

“我明白了，不必再说了！”冯玉祥打断吉鸿昌的话，决然说道：“咱们一起去张家口！”

山下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鸡鸣。晨曦映射在窗棂上，吉鸿昌心中也射进一片光亮。冯玉祥如能在张家口给他坐

镇，他心里踏实多了。

“我告诉你一句话，我是下决心要抗日的。我们这次去张家口，动员三十万兵。就抗三十万兵，能动员两万兵，就抗两万的，就说我一个兵弄不动，我一个人爬到屋顶上，拿着两支枪，打死一个日本兵就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他一个！早在我当兵时，就有人说我是外国点心，意思是说，我总有一天要吃外国人的枪子儿。”说到这里，冯玉祥摸了摸脑袋，笑了笑，“我那时就说过，为抵抗外寇的侵略，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那好，我先头里走，你安排一下嫂夫人和孩子，晚走几天也不迟。”

“不，我们一起走。倭寇不除，国无宁日。国将不国，哪还有家！到了张家口，再派人接她们吧！”

一九三二年十月九日，冯玉祥赶到张家口。随后，又把夫人李德全和孩子们移居张垣。不久，中国共产党派宣大父、张存实等同志帮助冯玉祥筹建抗日武装部队。一九三三年初，日寇的魔掌继续向山海关、热河伸去，同时攻击长城各要塞。吉鸿昌由天津赶到张家口，联络从东北、热河退入察境的义勇军共同抗日。此时爱国将领方振武集合旧部两个师的兵力，三月一日在锦山誓师，举起抗日救国军的旗帜。方振武原是安徽省政府主席，因主张抗日，被蒋介石囚禁。出狱后，抗日雄心未衰，他率救国军经河南，河北，于五月中旬来到宣化。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通电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时，他委任佟麟阁暂代察省主席，吉鸿昌任察省警备司令，自任同盟军总司令。

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很快得到全国各地爱国团体和进步

人士的拥护。方振武率部联合,义勇军将领邓文,李忠义,刘振东,黄守中,谭自新,马冠军,姚景川等纷纷响应,东北及各省的爱国青年也纷纷不远千里前来投奔。没有多久,同盟军扩集到十几万人。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通过了同盟军纲领,提出“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宗旨。同时,冯玉祥任命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打响了向日本侵略者反击的第一炮,吉鸿昌率兵攻下康保、攻占宝昌,收复沽源,连战告捷,七月四日,吉鸿昌乘胜向多伦发动进攻……。

同盟军收复多伦的消息震惊中外,全国人民大为振奋。半个多月来,南京不断收到电报,电话和信件,强烈要求蒋介石委冯玉祥以重任,供应粮弹,挥师北去,收复东北四省,彻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蒋介石、汪精卫则反其道而行之,发电给冯玉祥说:“在察哈尔抗战是走不通的一条死路。”阻止同盟军收复失地,并污蔑冯玉祥“联俄”、“抗日”、是“割地自雄”,同时,派遣军队向察哈尔推进,企图用武力迫使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外作战。冯玉祥致电蒋、汪,说:“我决心抗日,本来就是找死,但是死在抗日旗帜下,良心是平安的。”多伦收复以后,蒋、汪在庐山发出联合通电,给冯玉祥加了“擅立各种军政名义,妨害中央边防计划,煽动赤焰,滥收土匪”等罪名,集结十六个整师和飞机二队进驻察省。同盟军陷于重重包围之中。平绥地区交通断绝,輜重不能进出,粮弹无法接济,冯玉祥此时陷于极度的矛盾之中,同盟军少数将领也产生动摇,一场内战一触既发。

“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冯玉祥经过痛苦的思索,被

迫无奈作出决定：撤出同盟军总部，忍痛收束军事。

新组织的同盟军被迫瓦解。但，抗日军民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壮丽诗篇永照千秋！

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的时候，在张家口修筑了一座纪念塔，把同盟军阵亡官兵的名字一个个都刻在塔石上，塔顶上还立了一个五尺长的木牌，直指东北方向。意在说明，东三省还在日军占领下，爱国的志士们，千万不要忘记收复失地啊！

“报告，泰安站快要到了，请司令准备下车”。冯玉祥的副官王作舟推开车厢门，向他报告。

冯玉祥从沉痛的回忆中醒来。他揉搓了一下眼皮，向窗外望了望，站起来说：“传我的命令，官兵下车前，整理好军装军械，保持军容。”

“是”。

王作舟掩上车门，走了。勤务兵收拾着车上的东西。这时，一束红光闪进车厢内。他打开车窗望去，五彩缤纷的朝霞，映衬着泰山的雄姿。啊，泰山到了，熟悉的山峦，熟悉的泰山乡亲们！冯玉祥看到了泰山，好象看到了母亲。他的心情感到轻松了许多。

冯玉祥第二次来到了泰山。

二 普照寺面试官兵

这些日子，泰山一直淫雨连绵。冯玉祥的书房里，大方砖地面湿漉漉的，墙根漫出一片片碱花。他觉得腰背有点酸疼，放下毛笔，推开正在撰写的《冯玉祥读春秋左传札记》，站起来，走到门外长廊下，蹲个马步，亮了几个架子。顿时，觉得腰背热乎乎的，舒适多了。

“有事吗？”勤务兵走过来问。

“没事。”冯玉祥忽然又想起什么，说：“我等会儿去普照寺逛逛，范先生回来，请他稍等一会儿，我们一块吃晚饭。”

冯玉祥这次来泰山，下榻在“五贤祠”。这“五贤祠”在泰山凌汉峰下。北宋的著名学者孙复、石介、胡瑗，都曾在此读书求学，原称“三贤祠”，后来，人们又增设明代的宋濂和清代的赵国麟，得名“五贤祠”。如今，冯玉祥隐居古祠，潜心读书，这里真是个人文荟萃之地啊。五贤祠背后群峰陡立，似屏壁石城；东面深涧百尺，云烟氤氲，流水潺潺，其声若鼓箏琴瑟；西临高坡，松柏叠翠，似水墨丹青；前面地势开阔平坦，绿草茵茵。周围嶙峋的磐石上，镌刻着许多名人诗词书迹。

明代万历六年御史赵贤题碣“宋胡安定公投书处”说的是宋朝胡瑗发奋读书的故事。当年胡瑗从江南访学至泰山，卧石攻读，研析异同，衣简食淡，专心致志，十年不归。家中来信见“平安”二字，不再展阅，投入涧中。后人把此涧

名为“投书涧”，并建亭题楹联赞曰：“野 花 芸 芸 绿 间 黄，当年习静任之羊。清心不遂家缘扰，涧底犹腾翰墨香。”

在五贤祠，还有一块酷似人形的立石，称“侍立石”，取于宋代著名学者石介尊师重道的故事，好象石介拱手聆听尊师讲经授道。冯玉祥特别喜欢这里，常常望着“侍立石”出神、联想起自己。

冯玉祥，字焕章，出身贫寒。祖籍安徽省巢县竹柯村，祖上几代都是佃农。父亲是个性情骁勇，喜好武艺的人，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清政府腐败无能，外降内压。太平天国军奋起革命，战火烧到皖北。冯玉祥的父亲便逃到山东济宁，后又武场应试，当了清兵。冯玉祥三岁时，随父逃荒到河北保定城东的康格庄。他共有姐妹兄弟七人，因生活困难，有五个兄妹夭折，只留下哥哥和他两个人。兵乱不安的岁月，困苦贫穷的生活，迫使冯玉祥仅读书一年零三个月就辍学从军。十一岁就当上了一名清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冯玉祥有着聪明天资，好学善问。这次他来五贤祠潜心求读，已是五十一岁。他天天习读，除涉猎些政治、经济等书籍以外，对《春秋》、《纲鉴易知录》也用心研究。他请来老师和部下一一起在课堂听讲。课余间，他常常和自己的部下切磋问题，研习学问，探求道理至深更半夜。

雨渐渐停了。冯玉祥穿上他那件藏兰粗布便褂，扎上白布腰带，提着一把油布黄雨伞，走出五贤祠，沿着一条弯曲的山路向普照寺走来。

普照寺在五贤祠下面，相距约一里多路。雨后青山，溪涧淙淙，冯玉祥穿过一片秋林。他不时用手擦一擦湿漉漉的脸，尽情地让那萦绕的流雾沐浴着自己，解除一天读书的疲劳。

眼前，一座古香古色的寺院。寺门上金字匾额上写着三个正楷大字：普照寺。这是泰山上少有的佛教古刹。一九三二年三月至十月，冯玉祥第一次赋居泰山，就居住在这儿。普照寺相传六朝所建，唐宋扩修，取名“佛光普照”之意。冯玉祥这次来泰山，带有一个手枪团，团以上军官十几人，士兵却只有五六百，分别驻守在五贤祠和普照寺周围。手枪警卫队住在普照寺的左边院子里。其余住在五贤祠上下的民房里。

冯玉祥进了普照寺，一个小和尚双手合十向冯玉祥施个佛礼。他在这里不是陌生人，十个月以前，他同夫人李德全和孩子冯理达、冯颖达、冯洪达就住在西院里。西院名“菊林旧隐”，相传因清代康熙初年高僧元玉主持普照寺时，广植菊花而得名。冯玉祥径直走进西院。他曾在这里居住读书半年有余，对这里的一树一石，一草一木自然深有感情。然而，最使他值得记忆和怀恋的是他在这里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他不会忘记李达先生给他讲学辩证唯物论的情形。在张家口，他跟一位朋友写信说：“李达先生讲列宁主义及唯物史观，陈豹隐先生讲新经济学及政策通论，并有其他革命理论。”这些理论学说，自然与这块小天地里信奉的释迦牟尼佛经格格不入。这位信奉三民主义的军人开始对马列主那段时间视为“正确认识社会的关键时刻。”他从这里看到了光明的希冀，从迷茫中悟出了一条道理：“若不信辩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

今天，“菊林旧隐”从清新的雨晴里展现出迷人的魅力。庭院内十分幽静。挺拔的翠松亭亭玉立，腊梅虽不是开放的季节，那片片绿叶上托着晶莹的水珠，却也清新无比。